

从《暴风雨》看莎士比亚晚期的人文主义思想

张 炎

(河南教育学院外语系 河南·郑州 450046)

摘 要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作家的代表,《暴风雨》是其晚期的一部作品,也是最后一部悲喜剧。这部剧反映了他晚期人文主义思想的变化,同时也体现了那个时代人文主义思想的局限性。

关键词 莎士比亚 《暴风雨》 人文主义

文章编号 1671-0703(2009)09-048-02

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人文主义作家。他的作品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16世纪至17世纪英国的现实,代表着文艺复兴文学的最高成就。

《暴风雨》(1611年)是莎士比亚晚期的最后一部悲喜剧,“这是一出以昭雪和解为主题的剧,为创作了一大批历史剧、喜剧和悲剧的莎士比亚的戏剧生涯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因此,莎士比亚晚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在这部剧中有所体现。

一、莎士比亚与人文主义思想

文艺复兴是14世纪到16世纪欧洲一次波及面广泛的思想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借助于古代希腊文化中反映现实生活的文艺、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以世俗的形式对封建制度和宗教势力所进行的斗争。”人文主义(humanism)是这一时期进步文学的中心思想,人文主义者强调“人”是宇宙的中心,充分肯定人的尊严、价值、力量和智慧,主张发展人的理性和智慧,认为理性是快乐的源泉、知识就是力量。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正是英国文艺复兴运动达到高潮,人文主义文学空前发达的时期。他赞成人文主义者的观点,他的作品处处散发着人文主义的光芒。例如:

1、人文主义用“人性”反对神权。莎士比亚抨击封建或宗顽固势力,在《威尼斯商人》中,他提到:“在宗教上,哪一桩罪大恶极的过失不可以引经据典,文过饰非,证明它的确上和天心?”在《皆大欢喜》中把罗瑟琳与奥兰多分开的是封建势力,在《一报还一报》中,把伊莎贝拉置于困境的是摄政的安哲鲁。

2、人文主义者提出“个性解放”的口号以对抗教会的禁欲主义,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个人自由和个人幸福。《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安痕裴琪,父母要他与富家联姻,她却爱上了家境贫寒的青年范通,并不顾父母的反对,私自与范通订婚出走。《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她鄙夷只重金钱的求婚者摩洛哥亲王和阿拉贡亲王,相中了温柔多情却囊空如洗的巴散尼奥。基督徒罗兰佐与犹太姑娘杰西卡不顾民族、宗教的隔阂,冲破夏洛克阻挠,终成眷属。《第十二夜》中的奥丽维娅拒绝了公爵的爱情,却看中了女扮男装的薇奥拉,而薇奥拉此时只是充当公爵的奴仆。莎士比亚喜剧的男女主人公,他们的爱情都是几经波折最后以“皆大欢喜”结局,因为在作者

看来,他们得到爱情幸福的意义不仅在于歌颂了资产阶级的人生观、道德观,更在于他相信新兴资产阶级的美好理想一定能得到实现。

3、人文主义者“竭力歌颂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力量,认为人有理性,有崇高的品质,有无穷的求知能力,可以创造一切”。莎士比亚提到:“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光!”

4、“人文主义者的政治要求是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以民族为基础的统一的国家。”

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他刻画了一系列的封建暴君,如《李尔王》中的英王李尔。他年老昏庸,刚愎自用,性情暴躁,将国土随意分给会阿谀奉承的两个女儿,造成了国家的动荡,自己也沦为阶下囚。在莎士比亚10部历史剧中,有描述和平与统一,但更多的是贵族的纷争和争夺王位的内战。在《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下篇和《亨利五世》这四部剧中,他写出了对真正称职的国王的理解,“在莎士比亚心目中,理想的国王是哈尔王子,即后来的亨利五世……在哈尔王子身上莎士比亚塑造了一个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人认可的完美的领导人的形象。”

二、《暴风雨》的主要故事情节

1611年,《暴风雨》首次在宫廷上演,1623年首次印刷了对开本。作为莎士比亚的四部悲喜剧之一,这部剧的情节比较简单。

剧中的主人公普洛斯彼罗是米兰的公爵,他沉迷于修炼魔法而把国事交于弟弟安东尼奥。但安东尼奥却在那不勒斯王阿隆佐的帮助下篡夺了王位。普洛斯彼罗和女儿米兰达被驱逐到一条破船上随波逐流。多亏了老臣冈萨罗的帮助,在船上放了水和食物,父女俩才安全的飘到一个小岛上。普洛斯彼罗用魔法降服了岛上的怪物凯列班,让他做体力劳动,还收服了以爱丽儿为首的精灵,并承诺最后一项任务完成后就还给爱丽儿自由。

十二年后的一天,普洛斯彼罗通过魔法知道他的敌人安东尼奥、阿隆佐和阿隆佐的弟弟、儿子及大臣们所乘的船正路

过此地。普洛斯特用魔法掀起狂风巨浪,把他们的船沉入大海,但将船上的人安全的带到岛上,并把他们分散到各个角落。阿隆佐的儿子菲迪南被爱丽儿引到米兰达面前,二人一见钟情,安东尼奥则和阿隆佐的弟弟西巴斯辛策划由西巴斯辛杀兄篡位,在岛的另一端,怪物凯列班因对普洛斯特积怨已久,和一群弄臣计划杀死普洛斯特,在岛上称王称霸。这一切都被爱丽儿及时发现,这些人的阴谋都破产了。

最后,普洛斯特宽恕了所有的仇人,重新恢复了爵位,并还给爱丽儿自由,准备回米兰参加菲迪南和女儿米兰达的婚礼。

三、《暴风雨》与莎士比亚晚期的人文主义思想

《暴风雨》(The Tempest)是一部比较特殊的剧目,它是莎士比亚的最后一出悲喜剧,也是这个剧种中最受关注的剧目。“tempest 喻骚乱,风潮。莎翁选用这个词可谓意味深长。作品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

首先,这部剧延续了莎士比亚早期和中期的人文主义思想。

剧中有对美好爱情的歌颂。菲迪南和米兰达一见钟情,深陷爱中而不能自拔,莎士比亚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少男少女炙热的感情。菲迪南对米兰达说:“尊贵的姑娘啊!当你在我的身边时,黑夜也变成了清新的早晨……可赞美的米兰达!真是一切仰慕的最高峰,价值抵得过世界上一切最珍贵的财宝。”

剧中也有对“人性”和“人”的赞扬。普洛斯特这个人物是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思想的体现,他聪明好学,仁慈善良,为人正直,口碑很好。由他一手教养出的女儿米兰达也是一个美丽、单纯、富有同情心的人文主义女性。当她看到父亲施了魔法引起暴风雨时,出于对暴风雨中人们的同情,她央求父亲平息风暴:“我瞧着那些受难的人们,我也和他们同样受难。这样一只壮丽的船,里面一定载着好些尊贵的人,一下子便撞得粉碎!啊,那呼号的声音一直打进我的心坎,可怜的人们,他们死了!要是我是一个有权利的神,我一定要叫海沉进地中,不让它把这只好船和它所载着的人们一起这样吞没了。”莎士比亚还借米兰达之口赞美了“人”,她说:“神啊!这里有好多好看的人,人类是多么美丽,新奇的世界,有这么出色的人物。”

其次,这部剧反映出莎士比亚晚期的人文主义思想的一些特点。

莎士比亚的创作晚期,是詹姆士一世在位时期,在这期间,国库入不敷出,宫廷债务累累,无奈,国王出售专卖权和王室森林,平衡政府开支……他迎合中产阶级的虚荣心理,指示亲信卖官鬻爵,加快封赐爵位。”此时的英国,社会混乱,民不聊生。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莎士比亚也进一步看到了英国社会的深刻矛盾,同时也感觉到人文主义思想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莎士比亚创作出了《暴风雨》,因此这部剧体现出莎士比亚在这一阶段的人文主义思想。

《暴风雨》整个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孤岛上,在这里没有现实世界的纷争,就连凯列班这样的怪物都说:“这岛上充满了

各种声音和悦耳的乐曲,使人听了愉快,不会伤害人。”真是室外桃园,人间仙境。剧中,莎士比亚又借冈萨罗之口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国度:“在这共和国中我要实行一切与众不同的设施;我要禁止一切的贸易,没有地方官的设立,没有文学,富有、贫穷和雇佣都要废止,契约、承袭、疆界、区域、耕种、葡萄园都没有,金属、谷物、酒、油都没有用处,废除职业,所有的人都不做事,妇女也是这样,但她们是天真而纯洁,没有君主,大自然中的一切产物都须不用血汗劳力而获得,叛逆、重罪、剑、戟、刀、枪、炮等一切武器的使用,一律杜绝,但是大自然会自己产生出一切丰饶的东西,养育我那些纯朴的人民。”这不正是莎翁在现实中找不到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而虚构了一个朦胧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国吗?

《暴风雨》的情节“善”“恶”交织,但总是峰回路转,“善”占上风。安东尼奥篡夺兄权,仅是把哥哥普洛斯特和侄女米兰达赶到破船上任其随波逐流。比起《哈姆莱特》中克劳蒂斯弑君娶嫂那血淋淋的情节,安东尼奥可谓“仁慈”了许多,普洛斯特做事也是“善”字当头。暴风雨中,他让那些恶人们毫发未伤,面对仇敌,他没有采取极端暴力的方法,而是“饶恕了最卑劣的罪恶,一切全不计较”,在岛上,安东尼奥和西巴斯辛几次策划杀兄篡位,怪物凯列班也试图干掉普洛斯特,但这一切都被精灵爱丽儿及时制止,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但我们应当看到莎士比亚在写这部剧时内心的苦闷与矛盾。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与混乱,但找不到“恶”的根源,只得借助“魔法”这一虚幻的工具来克服“恶”。他的理想只能在虚构的情节中才能得以实现。

普洛斯特——这个莎士比亚晚期塑造的人文主义者有其思想的局限性,他给女儿安排的爱人是那不勒斯的王子,这对才子佳人的结合仍没能逃脱门当户对的旧观念,他虽已宽恕仇人,但仍向弟弟讨还公国,并没有真正放弃功名利禄,也没有真正除掉他们身上的“恶”,这样的和解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是普洛斯特对恶势力的一种妥协。这也是莎士比亚晚期人文主义思想局限性的所在。

在这部剧最后,莎士比亚安排了一个完满的结局,期待着明天的风和日丽,这也暗示着他把对社会、对人类的希望寄托到了未来。

《暴风雨》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占有独特的位置,剧中对各种矛盾的处理已没有前期那般尖锐,这正反映了他晚期人文主义思想的变化,同时也体现了那个时代人文主义思想的局限性。

参考文献:

- [1]陈晚英.从《暴风雨》看莎士比亚人文主义局限.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3).
- [2]何其莘.英国戏剧史.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 [3]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 [4]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 [5]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选.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
- [6]朱维之.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 [7]阎照祥.英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